

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

(第二版)

〔美〕威廉·克罗夫特 著
龚群虎 等译



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版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1.1 类型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	1
1.2 类型学、语言共性和生成语法	4
1.3 跨语言比较	7
1.4 跨语言可比性问题	15
1.5 跨语言研究的语言采样	23
1.6 语料来源	34
第二章 类型学分类	37
2.1 形态句法结构的跨语言有效描述	37
2.2 什么被分类了?	51
2.3 形态类型学	55
第三章 蕴涵共性和竞争中的诸个理据	59
3.1 可能存在的语言类型	59
3.2 非受限共性和蕴涵共性	62
3.3 竞争中的诸个理据	71

3.4	对语序和词缀顺序共性的更深层次的解释	83
3.5	再论类型学、语言共性和生成语法	95
3.6	小结	102
第四章	语法范畴：类型标记性、经济性和象似性	104
4.1	类型标记性	104
4.2	经济性和象似性	120
4.3	频率以及对经济性和象似性的深层解释	131
4.4	词序和音系中的类型不对称	138
4.5	小结	141
第五章	语法等级和语义映射模型	143
5.1	语法等级和蕴涵共性	143
5.2	生命度和有定性等级	150
5.3	等级和范畴的深层解释：语义映射模型	156
5.4	概念空间、结构编码和行为潜能	164
5.5	语法关系等级	166
5.6	小结	183
附录：	语法范畴中的类型标记模式	184
第六章	原型和类型模式的交互作用	187
6.1	范畴之间的交互作用	187
6.2	值的交互作用：类型学原型	191
6.3	语法关系	195
6.4	词类	217
6.5	其他原型和标记颠倒	224

6.6 小结	228
第七章 类型学中的句法论证和句法结构	230
7.1 类型学和句法论证	231
7.2 象似性,经济性和句法结构	240
7.3 类型协作和交际理据	272
7.4 小结	278
第八章 历时类型学	280
8.1 共时类型学的动态化	280
8.2 从状态到过程	294
8.3 语法化	304
8.4 由共时推导历时	327
8.5 小结	336
第九章 语言的类型学研究	337
9.1 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传统)和语言学理论	337
9.2 类型学家的思考方式	339
9.3 描写、解释和概括	341
9.4 类型学、索绪尔的二分法和进化模型	344
附录 参考文献	349
书中所引语言位置地图	371
译后记	381

二版序言

PREFACE

本书是《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第二版。此版几乎是对第一版的重写,尽管章节数目及相当部分内容保持未变,而全书已进行了许多重要更动,主要原因是类型学作为一种研究的路子已经成熟,最重要的创新是类型学研究中广泛而系统地运用语义映射模型。此外,笔者还重新组织了材料,使类型学概括及其解释现在更紧密地结合为一体。

过去十年来,类型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机构性身份的研究学科,目前已经拥有一份刊物 *Linguistic Typology*(《语言类型学》) 和一个国际性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ALT], 语言类型学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德国的莱比锡成立了 Max Planck 进化人类学研究院,其中一个部门在 Bernard Comrie 的领导下从事以类型学为主的语言学研究。这种研究机构的成立也反映出类型学研究中心从美国向欧洲的转移。过去十年来的主要类型学研究是由欧洲的学者(包括长期作为类型学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发表的,这种转移也部分地反映在这一版本以及相应的参考文献当中。

此版得益于十年来在密西根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修读笔者开设的类型学课程的学生以及数位修读短期讲习班课程的学生。短期课程有 1995 年的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尔基的 LSA 暑期讲习班、1998 年的德国美因兹德国语言学暑期讲习班、2000 年的荷兰莱顿大学的

LOT 冬季讲习班。在此对所有学生的反馈意见表示感谢。笔者还设计了许多语料习题集,用于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教学,这些习题也得益于学生在答题中的经验和对难易程度的反馈意见,限于教材篇幅,这些材料没有编入,不过可以在网上获得,网址是: <http://lings.ln.man.ac.uk/info/staff/WAC/>。

此版本还得益于读者对第一版的诸多评议和书评,以及现在收为本书主题的一些会议发言报告,作者尤其感谢 Bernard Comrie、Sonia Cristofaro、Matthew Dryer 和 Martin Haspelmath,他们通读了本书第二版初稿并提出了诸多意见,本书因此而有很大改进。当然,本书错漏之处均无他们的责任。

自从 1990 年本教材第一版面世以来,在笔者类型学学习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两位学者已经故去。Keith Denning 对本教材第一版的写作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可惜他英年早逝,笔者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对他甚为感激(见 Croft 2000)。最后,谨再次对笔者的恩师、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奠基人 Joe Greenberg 表示深挚的敬意。正如可在本教材中看到的,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深深地得益于他的开拓性理论研究(即 1954、1957、1966a、1966b、1966c、1969/1990、1978b)。此外,他还从事过一些经验性的类型学研究,既有形态句法方面的(如 1966a、1966b、1978c)又有音系方面的(如 1970、1978a),这些研究仍然是语言共性研究的重大发现。笔者所有的研究都深受他的影响。本教材的初版曾献给了他,令人痛心的是他已溘然长逝,无法看到这个第二版了。笔者谨以此第二版来纪念他。

本书介绍语言类型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论问题,是对其他语言类型学入门书籍,尤其是对 Comrie 1989 和 Mallinson & Blake 1981 的补充。所提到的这些书按语序、语法关系、关系小句、生命度等研究主题为线索来编排,而本书则是按蕴涵共性、标记性、原型等理论性概念为纲组织起来的。此外,本书所涉及的概念范围要广泛一些,主要因为需要对过去十年的功能—类型学解释及历时类型学的新进展进行描写。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与前述诸书有重叠之处,不过从教学角度来着眼,本书打算编成一本对更倾向以研究主题为中心的教材的补足,而不是附加。具体来说,理论覆盖的广度则意味着完整可信的类型学概括的例子、反例以及对此类反例的解释并不都能涵盖进来(尽管笔者至少尽量试图引用较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从而避免对例子过分简化)。书中的材料曾与 Comrie 1989、Greenberg 1966a(关于语序的原创性论文)、Greenberg 1966b(关于标记性的专著),及其他有关具体的主题领域的文章一并用作课程讲稿。

笔者认为每门语言学课程,尤其是任何一门类型学课程,其中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即是要让学生接触一两种“异域的”(exotic)语言。在入门的类型学课程当中,这类接触实际上不得不要受到一些限制。笔者在所讲授的课程当中要求每位学生“接纳”某一种外语的语法描写,当然可供学生选择的这些语法描写都是笔者认为详细、谨慎和完整的(尽管有时并不好用),于是每位学生要撰写诸如该语言

否定结构或者名词短语的语序等语法的某个方面的短文。有些作业需要小组协作以便使学生有机会自己进行语言比较。

此类基本的描写性作业并没有乍看起来那么简单,每位实际运用完整语言描写材料或其他描写材料进行过类型学研究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作为补充,教师可布置一些与本书及阅读材料中讨论的概念联系更密切的解决问题式的作业)。这些作业的价值在于让学生接触人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这一点在任何语言学理论中都从材料中抽取规则的名义而过分地简单化了。如果进行得好,这种对异族语言的接触会吸引学生注意不同于我们的说话方式(也许是思考方式),同时可以起到对简化性理论的矫正作用。这些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笔者首先感谢加州西北宁静的红树林乡村,笔者 1988 年夏天正是在这里撰写了本书大部分手稿(感谢家人及为笔者提供 Horace H. Rackham 暑期研究资助的密西根大学)。Joseph Greenberg、Bernard Comrie 和 Keith Denning 以及剑桥教材系列编委会的三位匿名评审人对本书初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尤其还要感谢的人员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Penny Carter、斯坦福大学的 Elizabeth Traugott、密西根大学的 Tom Toon。Pam Beddor 向笔者指出了目前音系类型学及语音学解释的相关研究,其中有些内容已经编入了本书。斯坦福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四届修读类型学课程的学生对本书的最终编排形式贡献良多。John Myhill 通读了本书倒数第二稿并提出了意见,他还在自己讲授的类型学课程中采用了笔者的手稿,他的学生对手稿的重要反馈对定稿起了相当大的改进作用。Trisha Svaib 曾协助笔者进行了终稿的准备工作。在全书的撰写过程当中,Keith Denning 向笔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

至为重要的是,笔者从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研究领域的两位领头人身上获益巨大。Bernard Comrie 对本书从初稿到定稿的撰写均予以指导,他提出了诸多意见并全面支持笔者的努力。最后,笔者必须向恩师 Joseph H. Greenberg 表示深挚的谢意,他在人类语言、语言共性、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学史方面的博学无人可望其项背。笔者谨将此书献给他以表敬意。

第 | 一 | 章

导 论

1.1 类型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

无论在语言学之内还是在其他学科里,“类型学”(typology)这个术语都有数个不同的意思。常用定义差不多等同于“分类”(taxonomy 或 classification),即把研究现象归纳成为不同的类型,尤其是不同的结构类型。此定义见于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比如19世纪的语言学曾经借鉴过的生物学。

类型学最一般的语言学定义即是指对不同语言的结构类型进行分类。按此定义,具体语言被归入某个单一的类型里头,而类型学的任务即是确定有哪些类型并把不同语言归入这些类型之中。我们在这里把类型学的这个定义称为**类型学分类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形态分类,即是这种意义上的类型学。此定义向当代语言学家传达了类型学这个术语的基本内涵:类型学与**跨语言比较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有关。跨语言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将在下文1.3至1.6中讨论,第二章探讨包括形态分类在内的语言类型(Linguistic type)的含义及其在20世纪研究中的精细化发展。

类型学的第二种定义即是研究系统性的跨语言结构规律或模式(patterns)。下文将把类型学的这个含义称为**类型学概括 (typological generalization)**。在类型学概括中发现的结构模式即**语言共性 (universals)**。类型学概括的一个经典情形即蕴涵共性。蕴涵共性的一个例子即是如下的概括:“如果指示代词位于中心名词

之后,则关系小句也位于中心名词之后。”仅靠观察诸如英语这样单个的语言就无法发现或者无法确定这一共性,须得做普遍性的语言调查才可观察到的确没有不合于这一共性的语言,即确实不存在指示代词位于中心名词后而关系小句却用在中心名词之前的语言。

类型学概括通常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跟诸如第一语言习得等语言学分支不同,它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即跨语言的结构模式。此意义上的类型学正式肇端于 Joseph H. Greenberg 1960 年所公布的对形态与语序的蕴涵共性的发现 (Greenberg 1966a)。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已发现的语言结构模式的类型,同时讨论此类研究所引出的经验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问题。第三章至第七章讨论此类结构模式和因其发现而提出的经验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实际所发现的跨语言结构模式的类型代表了一组成体系的语言共性,这些共性是任何语言理论都需要解释的基本语言现象。

类型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定义,即是类型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的路子 (approach) 或理论框架 (theoretical framework), 这种路子跟从前诸如美国的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理论等相区别。按这种定义,类型学是一种建立语言理论的路子,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产生与其他路子不同理论的语言分析方法。有时人们把这种类型学的观点称作“格林伯格学派”(Greenbergian) 的理论路子,区别于“乔姆斯基学派”(Chomskyan) (按该理论奠基学者名字命名。参见诸如 Smith 1982: 256)。这一观点的类型学跟 **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有紧密的联盟,功能主义认为语言结构应当主要通过语言功能进行解释(相应地,乔姆斯基学派被称作 **形式主义 [formalism]**)。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类型学经常被称为(功能)—类型学路子 ([functional]-typological approach), 本书也将用此称呼。更精确地,我们可以将类型学的这个定义称为功能—类型学解释 (functional-typological explanation)。功能—类型学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人们普遍认识,初始时期的重要人物包括 Givón, Haiman,

Comrie, Hopper 及 Thompson。功能—类型学解释尽管有着很好的历史基础,然而(见 Haiman 1985 和本书第九章)主要还应归功于 Greenberg。

类型学的这三种语言学定义跟任何经验性科学分析的三个阶段相对应。类型分类代表了对某种经验现象(语言)的观察,并把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类。类型学概括(语言共性)是基于我们所观察现象的概括产物。而功能—类型学研究路子则构造我们观察概括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类型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经验科学的(empirical scientific)**研究路子。当然,在任何经验科学的实际研究过程里,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解释存在于科学研究的每个阶段之中。在第三章至第七章介绍语言共性本身的时候,我们也将提供对那些共性的类型学解释。类型学家使用的解释模型有竞争中的理据性、经济性、象似性、变化过程(processing)、概念空间中的语义映射,及对句法论证(syntactic argumentation)的重新思考等多种。类型学解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诸多语法现象的解释基本上是历时的,而非共时的。历时研究要求我们对类型学原理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详见本书第八章。随后的第九章总结语言的类型学研究路子。

可以预料的是,这些不同的定义的类型学,即类型分类、类型学概括以及功能—类型学解释或研究路子,在类型学的性质或者类型学到底应当是什么方面造成了一些混乱。比如有时会有人宣称类型学“仅仅是描写性的”或者是“分类性的”,也就是说,类型学本身并未提供建立诸如生成语法理论的手段。这就是把类型分类跟类型学概括和解释给混淆了。类型学概括是业已建立起来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而类型学的路子现在已是一种具有良好论证的语言研究路子。

本书侧重于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但这不应被解释成类型学分析中要把必要的描写工作减到最少。对世界上数目众多的语言的已有描写以及如我希望的将会持续下去的描写,不但对类型学理论至为重要,也对任何其他语言理论至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类型学研

究常会因篇幅限制在发表时缩减或删除语料^[1]，而许多好的语料，如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关于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n)语言语法的 PALI 丛书那样，一出版即迅速售罄。语言学理论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放弃不重视语言描写这种态度(比如说那“只是”描写性的，或蔑视地把研究者说成是“描写家”)。

由于语言理论所依靠的经验性语料正在严重地消失，语言描写工作变得越发迫切。数百种语言已经在上世纪消亡，还有数百甚至上千种语言没有足够的使用者而很难存活下去。这些语言正在消亡，通常伴随着对语法结构的严重影响。语言消亡的局面未得到改善，相反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好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重视(Dorian 1981; Krauss 1992; Crystal 2000; Nettle and Romaine 2000)。语言研究中遇到的此类经验问题与生物学研究，尤其是进化论和生态学的研究有平行之处，语言的消亡和语言集团的消失正像物种的灭绝和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消失。在两个学科中这都会对理论研究的进展构成威胁。

1.2 类型学、语言共性和生成语法

Greenberg 的语言共性研究路子与 Chomsky 的大约同时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类型学和生成语法中的语言共性这一概念区别很大。本节中我们将简单描述一下 Greenberg 和 Chomsky 的观点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在这两种语言研究路子中发现的异同之处(更详细的讨论见 Hawkins 1988)。后边一些章节有了更具体的理

[1] 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此类语料会发表在别的地方。Keenan & Comrie 有关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的研究(Keenan & Comrie 1977, 见第五章)后来终于发表在另外一个刊物上(Keenan & Comrie 1979)，Maxwell 关于线性化(linearization)的研究(Maxwell 1984)语料在一个语言学系发表(Maxwell 1985)。Kaufmann 关于(宽泛意义上的)欧洲语言状语从属连接词(adverbial subordinator)研究(Kaufmann 1997)的语料由 LINCOM Europa 出版公司以磁碟形式发表。

论问题语境,那时我们再回到类型学和生成语法的关系上来。(见 3.5,7.2,9.2—9.3)。

语言共性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存在超越每种语言都具备的决定性属性之外的语言属性。虽然这个观点现今已经相当流行,而它决非是已被认定的事实或大家的共识,实际上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左右,与此相反的观点还普遍流行。一定程度上,生成语法和类型学对语言共性的研究路子的差异,可以追溯到 Chomsky 和 Greenberg 各自相对应的不同传统上。生成语法是对行为心理学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 的反动,而类型学是对人类学相对论 (anthropological relativism) 的反动。

行为心理学者对语言,尤其对语言学习的看法是反共性的,它不假定先天性,不假定普遍的心智能力或图式。在行为心理学者的观点中,语言能力通过刺激—反应的学习模式获得。与之相反,生成理论假定人有先天的内部语言能力和限制条件,这在语言习得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限制条件即生成理论中的语言共性。Chomsky 提出“刺激贫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说来论证先天普遍语言能力的存在(如 Chomsky 1976)。此观点认为孩子从母亲或看护者得到的话语输入刺激极其有限,即在典型的行为心理学者的模型中,这种刺激不足以让孩子建构此成年人的语言的语法;因此,孩子必须调用天生的语言能力的共性来习得语言。因此,生成理论这一传统对共性最主要的关注点便是其先天性。

人类学相对论者对语言的看法则是世界上的语言可以任意地变化: Martin Joos 有个著名的说法:“语言之间的差异毫无限制而且变化方式无法预料”(Joos 1957: 96)。这个观点在研究北美印第安语言的人类语言学家中尤其盛行,北美印第安语的确与所谓的一般标准欧洲语言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在许多地方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将某一种“异族”语言或数目有限的几种语言与英语进行比较,只能显示多样性,不能代表变异的范围,更不代表变异的限制。Greenberg 和其他人发现,对众多语言进行更系统的采样,既可揭示变异的范围,还能揭示变异的限制。这些限制证明语言并非是无穷

变化的,这些限制亦即语言共性。因此,类型学传统中对共性最主要的关注点便是跨语言的有效性,以及限制可能的语言变异的共性(见 3.1)。

生成语法中假定的先天的共性是为了解释语言结构。“刺激贫乏”说主要从原初原理演绎而来(尽管它也假设经验输入的性质,并假定哪些是相关的输入)。“刺激贫乏”说是 Chomsky 更普遍的**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语言研究路子的表现方面之一。类型学共性是跨语言的归纳性概括,反映了类型学的**经验主义的(empiricist)**语言研究路子。类型学共性的解释调用更为普遍的诸如认知、社会互动、语言处理、感知或其他能力等手段。这些能力也可能是天生的,但它们超越了语言本身。生成语法学家认为先天原理的发现,即那些让孩子能学会某一种语言的那些先天的原理,可以外推到所有的语言(Chomsky 1981)。类型学家则认为建立在某一个或者为数甚少的某几个语言上的语法分析还不足以揭示语言共性,只有系统的经验性的调查才可以做到。

由于研究路子的差异,有人认为 Greenberg 和 Chomsky 两大学派在语言共性和语言解释上完全对立。实际上,生成理论和(功能—)类型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处。两种研究路子均以语言结构分析为起点,都将“可能的人类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见 3.1, 8.1)作为语言学的中心问题。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两种路子都是共性主义的。达成广泛共识的是,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为所有语言所具有的共性(假定所见的例外均可解释为由其他受规则支配的因素引起)。两种学派的语言概括都是从语言材料中得来,Greenberg 学派从跨语言材料中概括结构规律,而 Chomsky 学派则是在语言内部概括结构规律(见 9.2)。同样地,对语言共性解释的基础是人类能力的共性,这些可能是语言所特有的,也可能不是;可能具有重要的先天因素,尽管也许不全是先天的。实际上,对生成理论和类型学这两种研究路子而言,语言学解释的基础最终都是生物性的,虽然对于 Chomsky 学派来说,这种生物学基础用遗传学解释(天生的语言知识),而 Greenberg 学派的生物学基础则是间接的,用进化论来解释

(见 9.3; Croft 2000)。

尽管如此, Greenberg 学派的研究路子有两大显著特征: 一是作为中心地位的跨语言比较, 二是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之间的密切关系。下面的两节讨论这两大特征。

1.3 跨语言比较

可以向类型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作为类型学的基本特点的跨语言比较在语言分析中有什么作用? 跨语言比较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单一语言中的语言现象。英语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分布相当复杂, 例如:

- (1a) He broke **a vase**.
他打破了一只花瓶。
- (1b) He broke **the vase**.
他打破了那只花瓶。
- (1c) The concert will be on **Saturday**.
音乐会将在星期六举办。
- (1d) He went to **the bank**.
他去银行了。
- (1e) I drank **wine**.
我喝酒。
- (1f) The French love **glory**.
法国人爱荣耀。
- (1g) He showed **extreme care**.
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 (1h) I love **artichokes** and asparagus.
我爱吃洋蓟和芦笋。
- (1i) Birds have **wings**.
鸟有翅膀。

(1j) His brother became **a soldier**.

他兄弟当兵了。

(1k) **Dogs** were playing in the yard.

狗在院子里玩儿。

上列 11 个句子归纳了英语中使用(或不用)冠词的 11 种类型, 这些类型是:

- (a) 特指(指称性)无定(见 5.2);
- (b) 特指而有定;
- (c) 专有名词;
- (d) 机构或地方的特指表达;
- (e) 集体名词的部分;
- (f) 集体名词的通指;
- (g) 抽象特性(集体名词)的特指表达;
- (h) 可数名词通指;
- (i) 可数名词通指但数量无定;
- (j) 名词性谓语;
- (k) 可数名词特指但数量无定。

提出一套概括或许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可以精确地预测英语中这两个冠词的使用(包括不出现的情形)分布情况。这种解释可以是句法的、语义的或语用的,或者是三者相结合的。无论哪种情况,都肯定是个相当复杂而又精细的分析,尤其考虑到上述 11 个例子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此时类型学研究者会问:英语用例的这种概括对整个类语言此类现象的意义何在?即使分析一下诸如法语这样的跟英语关系相对较近的语言,都会让这种概括产生问题。下列法语例子是上文英语句子的翻译,语境完全相同,相应的定冠词 *le/la/les* 和不定冠词 *un/une*(以及冠词不出现的情形)的分布却大相径庭:

(2a) Il cassé **un vase**.